譬秋左氏傳講解

十五、十六

十五、襄公十年

十六、襄公十六年

仁12
1995
8

門 仁12
函 1995
巻 8

春秋左氏傳卷十五

大日本 小畑行簡 著

襄公

經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侯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晉侯(ヒキヤ)率以會吳于(ニ)柤。夏五月甲午。遂(ツイニ)滅偪陽。公至自會。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晉師伐秦。秋。莒人伐我東鄙。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

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戍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公至自伐鄭

傳十年春會于祖會吳子壽夢也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大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士莊子曰高子相大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弃社稷也其將不免乎夏四月戊午會于柤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

耶人紇抉之以出門者狄虎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登之縣之蘇則又縣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諸侯之

師久於偪陽荀偃士匄請於荀瑩曰水
潦將降恐不能歸請班師懼不能歸知伯
怒投之以机出於其間曰女成二事而後告
余君而興諸侯率帥老夫以至于此既無武守而又
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
重任乎七旬不違女既勤
乎取之二五月庚寅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
石甲午滅之書曰遂滅偪陽言自會也以向
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寡君宋國而以偪陽
光啓寡君群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
臣興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
宋公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
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題
以旌夏晉侯懼而退及著雍疾入于房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
卜桑林見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荀瑩

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晉侯有間以偪陽予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偪陽妘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霍人建大旆以先入偪陽人啓門而內之遂滅偪陽以與宋向戌向戌以爲己功而請賞晉侯將與之邑辭曰土地城守以無忘武公之德若專以賞臣臣之祿也其何以堪之晉侯以告范宣子宣子曰吾子之功其可忘乎晉侯乃與之瓜衍

冬十月晉侯使荀罃士魴來聘且尋盟

十一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崔杼于重丘

齊侯未至崔杼使高厚相其君會而言曰君幼諸侯相見以君長也若有好事有武備有威儀而已毋過三焉好事不好貨武備威儀不可廢也君其圖之

晉侯使士匄告于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會于重丘以討不庭不虞君之不遠而辱高子臨之匄請承命

齊侯使慶封對曰寡君聞命矣將圖之

晉侯使荀罃士魴來聘且尋盟

十二月晉侯使荀罃士魴來聘且尋盟

晉侯使荀罃士魴來聘且尋盟

晉侯使荀罃士魴來聘且尋盟

使太子光先至于師故長
ムスツラ　ニソウレウクワウハナクリ　ヲ　ショダイミヤウヂバショウ　云リ以　ヨリ
於勝己酉師于牛首初
ヲ　トウヒノチヒトリヒ　ニテイイギウシ　ス　ヲ　ガンドリス　ニテイイギウシ　ヲ　サイショ
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
リ　ヒ　ニテイヒトノイシ　レフアナルノレ　ウハトス　ヲカラウスシくカア　タクシノヲアミア　ルタメニイシガイク　ノ
非禮也
イシハソハウガイクサグルマノタカヲヘラセト　ソノウヘ　メサヘトメテ
逐弗使獻
ヲモマヨレクラミントヲチノ　ヲ　コイゼミニテイタクシくスナハチコウヒカア
初子駟
ムコウシカぐ　ヲ　ヲ　ヲ

之ノ
ラタチテンシタガハヌモン子産止之ノ請ヲ
ドモコロサクトイタシタレバ
爲ヲ書ヲ以テ定メ國ノ衆怒ヲ而後焚ク之ヲ是衆爲ノ政ヲ也國ノ不ノ亦ノ難シ
子ノ子ノ産曰ク衆ノ怒難シ犯ス專ラ欲スル難シ成ス合ス二ノ難ヲ以テ安ンズル國ヲ危フキ
之ノ道ヲ也不ノ如カ焚ク書ヲ以テ安ンズル衆ヲ子得ル所ヲ欲スル衆モ亦ノ得ル安ンズ不ヤ
亦可シ乎ト專ラ欲スル無シ成ス犯ス衆ノ興ス禍ヲ子必ズ從フ之ヲ乃チ焚ク書ヲ於テ
倉門之外ニ而後衆ノ心始テ定マル諸侯之師城ニ梧及ビ制ス士鮒ヲ辟ク
晉師城ニ梧及ビ制ス士鮒ヲ辟ク魏絳戍ル之ヲ書ヲ曰ク戍ル鄭ノ虎牢ヲ
非ス鄭ノ地ヲ也ニ言ヒ將ニ歸ラントス焉ヲ鄭及ビ晉ト平ヲ楚子嚢救フ鄭ヲ
平ヲ楚子嚢救フ鄭ヲ而南至ル於テ陽陵ニ楚師不ル退カ知ル武子欲ス退ント曰ク今我
逃ル楚ヲ楚必ズ驕ル驕則チ可シ與ス戰フ矣ト欒黶曰ク逃ル楚ヲ晉之恥ヂ
也ナリ合ス諸侯ヲ以テ益ス恥ヂ不ル如カ死ス我將ニ獨リ進ム師遂ニ進ム亡ス
與ス楚ノ師夾ム頴ニ而軍ス子蟜曰ク諸侯既ニ有リ成ル行ク
必ズ不ル戰フ矣ト從フ之ヲ將ニ退ント知ル武子欲ス退ント曰ク今我
逃ル楚ヲ楚必ズ驕ル驕則チ可シ與ス戰フ矣ト欒黶曰ク逃ル楚ヲ晉之恥ヂ
楚必ズ圍ム我ヲ猶ホ將ニ退ク也ト ワガテイグンガ シングンヘギクシ
如シ從フ楚ニ亦以テ退ク之ヲ宵ニ涉ル頴ヲ
懲リ欲ス伐ム鄭ヲ師荀瑩不ル可シト曰ク我實ニ不ル能ハ禦ク楚ヲ又不ル能ハ
庇ム鄭ヲ鄭何ノ罪ヲ不ル如シ致ス怨ヲ焉ヲ而還ル今伐ム其ノ師ヲ

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爲諸侯笑不可命不如還
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
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王叔陳
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說焉不入遂
處之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王叔
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士匄聽之
王叔之宰曰筆門闉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爲
上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
備具王賴之而賜之辟旄之盟曰世世無失職

若筆門闉竇則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今自王
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於寵官之師旅不勝
其富吾能無筆門闉竇乎唯大國圖之下而無直
則何謂正矣范宣子曰天子所以正諸侯也諸侯
所以正卿也卿所以正大夫也大夫所以正左右
左右所以正庶人庶人所以事皂隸皂隸所以事
輿臺輿臺所以事隸子隸所以事僚僚所以事仆
仆所以事百工百工所以事農農所以事商商所
以事工賈工賈所以事皂皂所以事輿輿所以事
隸隸所以事僚僚所以事仆仆所以共百官官修
其方以事其上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單靖公爲卿士

經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丘甲二十一軍夏四月
四卜郊不從乃不郊鄭公孫舍之

帥師侵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公至自伐鄭楚子鄭伯伐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鄭會于蕭魚公至自會楚人執鄭行人良霄冬秦人伐晉

傳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爲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在我子何爲焉武子固請之及子必不能

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

孟氏使半爲臣盡爲臣若弟叔孫氏使盡取其臣若子

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爲而使晉師致死於我

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
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
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
夫說之使疆場之司惡於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
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必疾
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
賂晉師乃免矣夏鄭子展侵宋四月諸侯伐鄭己
亥齊大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其莫晉
荀罃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衛孫林父侵北

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右還次于瑣園鄭
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
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
救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瀆
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
同好惡獎王室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群
神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
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逐楚子
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

鄭伯逆之丙子伐宋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鄭人使良霄大宰石奚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一月戊寅會于蕭魚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斤侯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廣車軘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鐘二肆及其鎛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諸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蠻之者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

蕃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

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二名以寸金石之樂禮也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晉地士鮑御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千午武帥自輔氏與鮑交伐晉師己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

經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夏晉侯使士魴來聘秋九月

傳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鄆取其鐘以爲公盤夏晉士魴來聘且拜師秋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是故魯爲諸姬臨於周廟爲邢凡蔣茅

胙祭臨於周公之廟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妾婦之求后於諸侯諸侯對曰子若而人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之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秦嬴歸于楚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秦大夫寧嘉子桑送之禮也

經 十有二年春公至自晉

十有二年春公至自晉

月庚辰楚子審卒冬城防

傳 十二年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夏邾亂分爲三師救邾遂取之凡書取言易也用大師焉曰滅弗地曰入苟罃士魴卒晉侯蒐于綿上以治兵使士魴中軍辭以治兵使士魴將中軍辭曰伯游長昔臣習於軍事伯游曰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士匄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如之

佐之新軍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仕吏率[其]卒衆[ノ]
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
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
黶爲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
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
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周之興也其詩[曰]
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
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ノ]世之治也君子
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ノ]是[以]上下有

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
子稱其功[ノ]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
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
敝恒必由之[ノ]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
稷生十年而喪先君[ノ]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
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爲大夫憂
[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沒於地唯
是春秋烝嘗不廢寡人[ノ]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
請爲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

五命キヨウワウヴガイツ各ドクリカシ乃許スヲ秋楚王卒子囊謀諡大夫曰君有命タツハチヲツケ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テンセンリヨウスルヲ可不謂共乎請諡之共大夫從之呉侵楚養由基奔命ケテイバシカ子庚以師繼之養叔曰呉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爲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ヨウシユタクヲ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大敗呉師獲公子黨君子ヲ不弔呉天亂靡有定冬城防ガウチヲ書事時也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鄭良霄大宰石臭猶在楚石臭言於子囊曰先王ト征五年而歳實不競ソンニハキミトクヲ習其祥祥習則增脩德而改ト今楚人何罪止鄭一卿以除其偪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焉用之使歸而廢其使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不猶愈乎

經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歸之

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
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
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己未衛侯出奔齊莒人侵我東鄙秋楚公子貞帥
師伐吳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
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傳十四年春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爲吳謀楚故也
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執莒公子務

婁以其通楚使也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
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
瓜州乃祖吾離被苫蓋蒙荊棘以來歸我先君
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
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
詰朝之事爾無與焉○對曰昔秦人負
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繩其
祖是四嶽之裔胄也毋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
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荊棘驅其狐

狸豺狼以爲先君不侵
之臣至于今不貳昔
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於是乎
有殽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
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搤之與晉踣之戎
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
于時以從執政猶殽志也豈敢離邊今官之師
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
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
能爲不與於會亦無曹焉賦青蠅而退

宣子辭焉使即事於會成憧悌也
於是子叔齊子爲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
輕魯幣而益敬其使呉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
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
將立子臧去之遂弗爲也以
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
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
之弃其室而耕乃舍之
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
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

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
有苦葉
莒人先濟鄭子嬌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
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
之師而勸之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
多死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師以進皆從之
而駕齊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
命在此一舉請皆從彼吾以其闕走之彼必
及荀偃令曰鷄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
命在此一舉請皆從彼吾以其闕走之彼必
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

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莊
子曰夫子命從帥欒伯曰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
而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
欒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
吾有二位於戎路敢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
焉士鞅反欒黶謂士匄曰余弟死而子來
之余弟死而子殺余之弟
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於是齊崔杼宋華

閼仲江會伐秦不書惰也向之會亦如之是備北宮括
於向書於伐秦攝也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欒氏乎秦伯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伯曰以其汰乎對曰
必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欒黶死盈之善人武子所施
沒矣而黶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爲知言爲之請於晉而復之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

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前憚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幷怒於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
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

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
從近關出公使子嶠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
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公如鄄使子
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
公徒于阿澤鄄人執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肩子鮮從
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
丁御公子魚曰射爲背師也爲戮射爲禮乎
射兩軥而還尹公佗曰子爲師焉不射爲戮
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曰我則
公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
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
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爲師
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中懶事先君而暴妾使余
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公使厚成叔弔于衛
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若之何
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
君不弔敢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
增淫發洩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對曰群臣不

俟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
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
命之辱重拜大貺厚孫歸
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
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
及其復也以郕糧歸右宰
之辭曰余不說初矣余狐裘而羔袖
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
於諸侯衛侯在郕臧紇

以卽刑而悼弃之以爲君
弔群臣又重恤之敢拜君
歸復命語臧武仲曰
義以守有母弟鱄以出
乃赦之衛人立公孫剽
命於諸侯衛侯在郕臧紇

如齊唁衛侯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
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
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臧孫說
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
無入得乎師歸自伐秦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不
過半天子之軍周爲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
於是知朔生盈而死盈生六年而武子卒蔑裘亦
幼皆未可立也新軍無帥故舍之師曠侍於晉侯
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

則華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
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
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
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
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秋楚子爲庸浦之役
故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
爲不能而弗徹吳人自皐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

實甚艮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
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
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者神之主
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絶望社
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爲天生民而立之君使
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貳使師保之勿
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
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皁隸牧圉皆有親暱
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

不能相救呉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胙爾
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大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壊
緊伯舅是賴今余命女環兹率舅氏之典纂
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晉侯問衛故
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
君矢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
言曰因重而撫之仲虺有
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
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

乎冬會于戚謀定衛也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
歸齊人始貳楚子囊還自伐呉卒將死遺言謂子
庚必城郢
經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
戌盟于劉夏齊侯伐
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
成郛秋八月丁巳朔有食之邾人伐我南鄙冬十

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傳十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見孟獻子尤其
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
晉吾兄爲之毀之重勞且不敢閒
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
禮也楚公子午爲令尹公子罷戎爲右尹葛子馮
爲大司馬公子棄師爲右司馬公子成爲左司馬
屈到爲莫敖公子追舒爲
其爲宮廐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

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覦心詩云凴我懷
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
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鄭尉氏司氏之亂其
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
公孫黑爲質焉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
之良
司臣而逸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卞
鄭人臨之三人也師慧三月
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慧曰
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

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瞰必無人焉故也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以討邾莒晉侯有疾乃止晉悼公卒遂不克於晉故也於是乎城成郛之夏齊侯圍成貳於晉秋邾人伐我南鄙使告于晉晉將爲會鄭公孫夏如晉奔喪子蟜送葬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譬

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使玉人爲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十二月鄭人奪堵狗之妻而歸諸范氏

春秋左氏傳卷十五終

大日本　小畑行簡　著

春秋左氏傳卷十六

襄公

經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齊侯伐我北鄙夏公至自會五月甲子地震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寧殖宋人伐許秋齊侯伐我

北鄙圍郕大雩冬叔孫豹如晉

傳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羊舌肸爲傳

君臣爲中軍司馬祁奚韓襄欒盈士鞅爲公族太

夫虞丘書爲乘馬御改服脩官烝于曲沃警守而

下會于溴梁命歸侵田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犂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晉侯與

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

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

夫盟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

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許

男請遷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太夫不可晉人歸諸

侯鄭子蟜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

諸侯之師穆叔

曰會鄭伯爲夷故也

械林庚寅伐許次于函氏晉荀偃欒黶帥師伐楚

以報宋揚梁之役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

阪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復伐許而還秋

齊侯圍郕孟孺子速徼之齊侯曰是必勇

セグモノハキム我テソトブニウスヲ去之以爲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冬穆叔ワガシンカヘレヨヨイトヲモイナバ

イチヨウソンペウガ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

民之未息タハバカソットモガキヨトソンスルニカコクスセメウソテマタギウソクモイ不然不敢忘穆叔ルヤウナヘニオシテ

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

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間恐

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ニシンカラウヲチヤウケンシ

子賦鴻雁之卒章ヒウガコウガンノスヘリダンスフナニツタヲコレハシウギナムリドコロモナクスカナ云ゴト

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ロカラウボクエヲガマタンシカヘアクシ

宣子曰匄ジブンノナヲヨビカツヘアクシ在此敢使魯無鳩乎ロシンニガヤドウルタメチツバトリテアルヲンルヤウニオカヌトオシテ

經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宋人伐陳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ロカラウヲボウスルタメニ

陳冬邾人伐我南鄙ヲ

傳 十七年春宋莊朝イヤシキミブンノ伐陳獲司徒印畀宋ソウダ

也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毀其瓶重丘人

閉門而詢之曰親ソンシウインノチヲ而君爾父爲厲是之不

憂而何以田爲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

人懇于晉晉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秋齊侯伐我

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師自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松鄶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齊師去之齊人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喈之且曰無死堅誓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以執其傷而死冬邾人又使其刑臣禮於士士弗與討於吳遂幽其妻曰里甲余而大璧宋公聞之曰臣伐我南鄙爲齊故也宋華閱卒華臣弱皐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鈹殺諸廬門合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皐比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曰里甲余而大璧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師己短策華臣之門必駟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瘈狗瘈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宋皇國父爲大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收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朴以行築者而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

辟燥濕寒暑今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圖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齊晏桓子卒晏嬰麤縗斬苴絰帶杖菅屨食鬻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爲大夫所以不爲也

經十有八年春白狄來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齊師伐我北鄙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曹

傳十八年春白狄始來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爲曹故也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皐巫曰今茲主必死若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劇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綅係玉二穀而禱入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弃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將率

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僨！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
神羞官臣僨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
濟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洙梁之言同伐齊侯禦
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溪沙衛曰不能戰莫
如守險吾知子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
范宣子告析文子曰五人苫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
君必失國子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

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
至必施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施先輿
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
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齊師
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
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
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
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
殿以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

綽中肩兩矢夾脰曰止將爲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表顧曰余射州綽曰有如日中不出此射也必死綽曰諾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曰子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己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郤至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雍門中孟莊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孟莊子斬其檎以爲公琴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閭左驂迫還于門中以枚數闔

鴆將走鄶棠太子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略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矣子抽劒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雒南及沂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

不出師死（ノナンデガ）レ不（ハ）レ從（シト）禮（ニ）不（ヲ）穀卽位（レ）於（ニ）今五年（ヲ）師徒不出（レ）人其以（テ）不（ヲ）穀爲（サン）自逸（シ）而忘（レ）先君之業（ヲ）矣（ト）大夫（ハ）圖（レ）之（ヲ）其若之何（ト）子庚歎曰君王其謂（フ）午懷安乎（ト）吾以（テ）利社稷也見（レ）使（ヲ）者（ニ）誓（テ）首而對（テ）曰諸侯方睦（レ）於（ニ）晉臣請嘗（ミン）之（ヲ）若（シ）可（ケレバ）君而（テ）繼（ケ）之（ヲ）不（レ）可（ケレバ）收（テ）師而退（ケ）可（シ）以無害（ケン）君亦無辱（カラン）子庚帥（レ）師治兵於汾（ニ）於（テ）是（ニ）子蟜伯有（ノ）子張（ト）伐（レ）齊（ヲ）子孔（ト）子展（ト）西守（ル）二子知（レ）子孔之謀（ヲ）完（シ）守（リ）入（テ）保（ス）子孔不敢會（レ）楚（ニ）師（ヲ）楚（ノ）師伐（レ）鄭（ヲ）次（ス）於魚陵（ニ）右（ニ）師城（ス）上棘（ニ）遂（テ）涉（リ）潁（ヲ）次（ス）于旃然（ニ）

蔿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レ）費滑胥靡（ヲ）獻（ス）于雍梁（ニ）右（ニ）回梅山侵（レ）鄭東北（ヲ）至（リ）于盧牢而反（ル）子庚門（ニ）于純門（ニ）信（ニ）于城下而還涉（リ）於魚齒之下（ニ）甚雨及（ル）之（ヲ）楚（ノ）師多（シ）凍（ル）役徒幾盡晉人聞（レ）有（レ）楚（ノ）師（ノ）師曠曰不害（ス）吾驟歌（ヲ）北風又歌（ヲ）南風（ヲ）南風不（レ）競（ハ）多（シ）死聲（ノ）楚必無（シ）功（ヲ）董叔曰天道多（ク）在（リ）西北（ニ）南師不時必無（シ）功（ヲ）叔向曰在（リ）其君之德（ニ）也

經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ノ）執（レ）邾子（ヲ）公至自（レ）伐齊（ヲ）取邾田自漷水（ヲ）季孫宿如（レ）晉（ニ）

葬曹成公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八月丙辰仲孫蔑卒齊殺其大夫高厚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冬葬齊靈公城西郛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城武城

傳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執邾悼公以伐我故遂次于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漷水歸之于我晉侯使荀偃士匄請帥師曰不可以勤民君其歸也荀偃士匄不可固請而行庚寅渡于泗卒于軍中秘不發喪大斂于幄如小斂之奠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東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癰疽生瘍於頭潰河及著雍病目出大夫先歸者皆反士匄請見曰夫子疾病使群臣備盜賊於中國使屬纊以俟命今不幸至於大數子其若之何荀偃懼曰其以我歸乎吾聞之先主有以事行而卒於外者則以其禮葬之今子命我以事行而卒於外我實不德敢不如事主猶視衆子乎士匄曰其以我歸乎未卒事於齊故也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宣子出曰吾淺之爲丈夫也晉欒黶士魴魏絳羊舌肸知罃韓無忌荀會趙武荀罃士匄中行喜公罃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

之范宣子爲政賦黍苗
季武子興再
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
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月
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
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
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
借人也言時則幼民多矣何以爲銘且夫大伐小
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
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
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
道也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叔姜聲姬
生光以爲太子諸子仲子戎子孌仲
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爲太子許之仲子曰
不可廢常不祥間諸侯難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
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
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太子光使高厚傅
之以爲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殺戎子
尸諸朝非

禮也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朝市夏五月壬辰晦
（范甯曰言於音侯以其善於伐秦也）
齊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凤
衛奔高唐以叛晉士匄侵
（凤音馮）
沙衛易己
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
（穀齊邑）
於四月丁未鄭公孫蠆卒
（蠆音敕賣反）
赴於晉大夫范宣子言
於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
六月晉侯使韓厥
（厥音蹶）
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
也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瀘藍而兼其室書曰
（瀘藍齊地）
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
（昏暮也）
也鄭子孔之為政也專
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
與純
（純子孔名）

門之師
（師衆也）
當罪以其甲及子
（甲鎧也）
孔子而分其室書曰鄭
殺其大夫專也子然子
孔宋子之子也士子孔
圭嫣之子也圭嫣之班亞
宋子而相親也士子孔
亦相親也僖之四年子然
卒簡之元年士子孔卒
司徒孔實相子華子良之
室三室如一故及於難
子華為右尹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
為卿齊慶封圍高唐弗克冬十一月齊侯圍

之見衛在城上號之乃下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揖
之乃登聞師將傳食高唐人殖綽工倕會夜縋納師
于軍城西郛懼齊也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穆叔
乃城武城衛石共子卒悼子不哀必不有其宗
子曰是謂蹙其本叔向曰胙敢不承命穆
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孔成
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胙敢不承命穆
叔拜

經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秋公
至自會

傳二十年春及莒平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夏盟于澶淵齊成故也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秋盂莊子伐邾以報之蔡公子

燮欲以蔡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
奔楚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愬諸楚曰與蔡
司馬同謀楚人以爲討公子黃出奔楚初蔡文
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晉不可弃
且兄弟也畏楚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
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書曰蔡殺其大
夫公子燮言不與民同欲也陳侯之
弟黃出奔楚言非其罪也公子黃將出奔呼於國
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

不滅是無天也齊子初聘于齊禮也冬季武子如
宋報向戌之聘賦常棣之七章以卒
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
父甯殖出其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
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飯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
臣不堪也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
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
父甯殖出其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
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飯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
武子去所曰

諸惠子（タウヲガチく子ス）遂卒（シヨクガ）

經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九月庚戌朝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朝日有食之

曹伯來朝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傳 二十一年春公如晉拜師（ロジヤウコウジウチヰン）也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及邾田（チユウクウイデ）也邾庶其（シヤガラウショキ）（ヲモツテオトシタコレザンホンニシウチノヒトリナリ）以漆閭丘（ヒキヰテ）來奔（キウフクムライヒトシヲ）季武子（ヒキヰテ）以公（キウフクムライヒトシヲ）及邾田（チユウクウイデ）也（ナリ）

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將）謂（由己壹）也信由己壹而後功可念（也）庶其非卿也（以）地（貳）也使慶佐（為）大夫復討公子牙之黨執公子買于句瀆之丘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夏楚子庚

宰（（遼子媽私）子使遽子馮（為）令尹訪於申叔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為）也遂以疾辭方暑閟地下冰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乃使子南（為）令尹欒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欒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賓通幾亡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為）亂以范氏（為）死桓主而專政矣曰

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爲之徵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爲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秋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郎豫董叔郎師申書羊舌虎叔罷囚伯華叔向籍偃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爲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詩曰

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爲子請叔向曰皆咎叔向叔向弗應出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舉不棄雖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奚老矣聞之

乘馹而見宣子曰詩云(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云)恵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暮勳明徴定保夫謀而鮮過恵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弃社稷不亦放大甲而相之卒亦惑乎鯀殛而禹興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爲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弃社稷子爲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爲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初叔向之母姬叔虎之母皆諫其母(其)母曰(見焉)吾聞之姑姊妹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曰(イフ)吾聞之(シ)姑姊妹(ハ)

其父之勞大君若不弃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若弃書之力而思黜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於尉氏不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君命焉王曰尤而效之馬使司徒禁掠欒氏者歸其所取焉使侯伯子男各以其職來會冬曹武公來朝始見於商任鋤欒氏也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輿也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皆欒氏之黨也樂王鮒

譖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欒氏之勇也余何彼獲焉王鮒曰子為彼乃亦子之勇也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為雄誰敢不雄然臣有三不敏乎陰之役不敏也先二子鳴莊公為勇爵殖綽郭最欲與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以告其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為晉君也對曰臣為隸新

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

經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公至自會

傳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爲

穆叔如晉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爲

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國之蠹也命倍其賦夏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駟帶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晉是以有戲之役二年六月朝于楚楚人猶競申叔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爲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晉於是

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通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而受齊盟。遂帥群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貳於楚者。子侯石盂。歸而討之。湨梁之明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嘗酎。與執燔焉。間二年。聞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爲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秋。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弃其忠信。而棄天之道。其何以能久矣。九月。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宰老宗人立段。

而使黜官夙沴祭祭以特羊殷
而使黜官夙沴祭祭以少牢
以共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
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
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
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
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己伯張卒君子曰善戒
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己伯張卒君子曰善戒
詩曰愼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冬會
詩曰愼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冬會
于沙隨復鋼欒氏也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
于沙隨復鋼欒氏也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
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
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
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
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
南之子弃疾爲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弃疾曰君
南之子弃疾爲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弃疾曰君

二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
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
居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爲王遂殺子南於朝轘觀起於四竟子南之臣謂弃
疾請徙子尸於朝曰子南有焉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三日
弃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將焉入曰然
吾與殺吾父則臣王乎曰弃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復使
遠子馮爲令尹公子齮爲司馬屈建爲莫敖有寵

於遠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又從之遂歸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

十二月鄭游販將如晉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館于邑丁巳其夫行子展廢艮而立大叔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請舍子明之類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曰無昭惡也

春秋左氏傳卷十六終